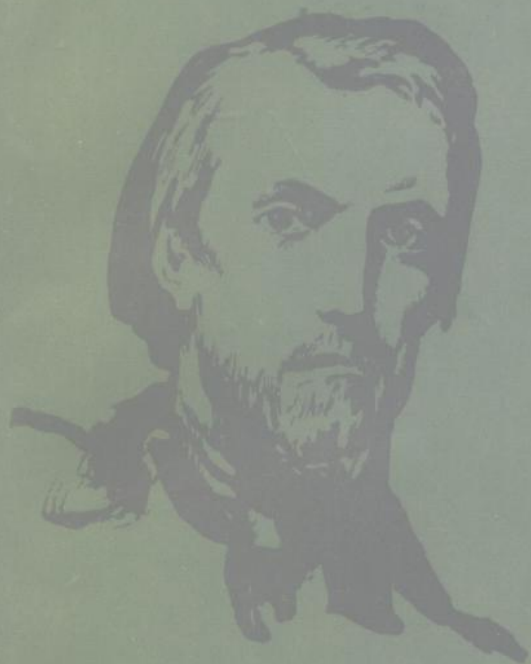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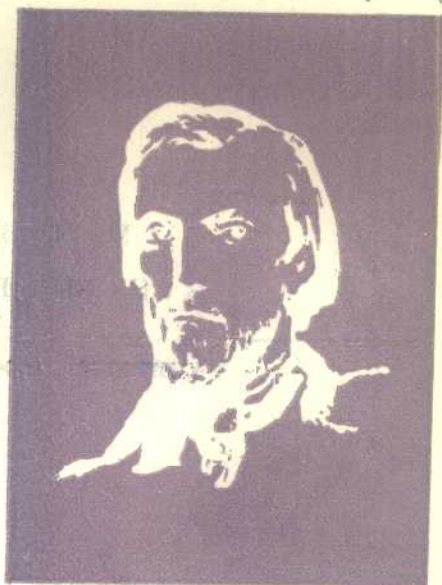




别林斯基传

〔苏〕波利亚科夫 著

俄 苏 文 学 家 传 记 丛 书



别林斯基传

〔苏〕波利亚科夫 著
力 冈 译

ESUWENXUEJIA
ZHUANJIKONGSHU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603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哈尔滨

1036035



М. ПОЛЯКОВ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60

责任编辑：钟 鹏 孙厚惠
封面设计：蒋 明 张乙迪
题 图：纪连斌

别 林 斯 基 传

〔苏〕波利亚科夫 著

力 冈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12/16·插页5·字数201,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00

统一书号：10093·658

定价：1.35元



维·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朗读悲剧《德米特里·卡里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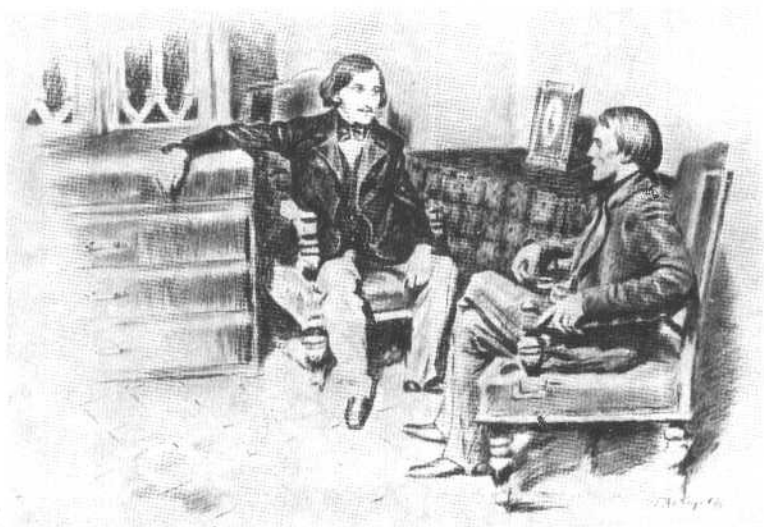
彼得堡小组



在《现代人》编辑部，与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在一起



“有别林斯基的文章！”



别林斯基同果戈理会见



同布尔加林争论



别林斯基到拘留所拜访莱蒙托夫



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夫拜访病中的别林斯基

精神高洁如别林斯基的人是不多的。别林斯基同丑恶现象和黑暗势力进行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后来身体全垮了，但精神上光明磊落，一尘不染，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丝毫瑕疵。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

爱祖国——就是热切地希望看到人类理想在祖国实现，并尽自己的力量促其实现。

维·格·别林斯基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青年时代.....	27
第三章	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境遇.....	73
第四章	“用望远镜进行的论战”.....	89
第五章	彷徨	117
第六章	面向社会	157
第七章	“我生在世上就是要战斗的”	195
第八章	最后两年	231
别林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		265
简明书目		273
译后记		275



第一章

童年

切姆巴尔县立学校有一个又瘦又小的学生在应试中引起了主试人的注意，这不仅因为他脸上的表情严肃，与年龄很不相称，尤其因为他对答如流，毫无难色。

过了很多年，这位主试人回忆说：

“不论向他提什么问题，他都回答得那样敏捷，那样不费力气，那样信心十足，仿佛他觉得一切问题都不在话下，就象鸱鹰将小鸟儿一律看作是腹中之物……他多半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而且用自己的话补充一些连官方教科书里都没有的东西——这说明他读了不少课外书。我特意要试试他，便一个接一个地一连串儿问了他不少问题，说实话，我是想把他难倒……这孩子出色地通过了这次困难的考试。”

这孩子是谁？

校长回答说：“他叫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县医的儿子。”

这是 1823 年的事。主试人是后来成为名作家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拉热奇尼科夫^①，他是以奔萨省教育厅长的身分来切姆巴尔县立学校视察的。他当时吻了吻这个小学生的前额，赠给他一本书，并在书上题了字：“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学习成绩优异，特此嘉勉。”“这孩子从我手里接过了书，并无特别欢喜的表情，好象觉得这是他应得的一份儿，他也没有象别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那样深深地鞠躬。”

^① 伊·伊·拉热奇尼科夫 (1792—1869)，俄国小说家。

当时拉热奇尼科夫何曾想到，十年之后，正是这个瘦小的孩子发表了长篇文章《文学的幻想》，带着灿烂夺目的光芒登上文学评论的舞台，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创作了历史小说《最后的纳贵》的拉热奇尼科夫称为第一位俄罗斯浪漫主义作家。

别林斯基一向把切姆巴尔称作故城，虽然他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但他却是在这座更象一个大村子的小小县城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终生都记得切姆巴尔城里那宽阔平坦、尘土飞扬的街道，那街道两旁的木房和栅栏。

他在1839年写道：

“我又回到了儿时。我怀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跑在故城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看到了我家的木顶房子，跨进了木栅栏围成的院子……从大门到台阶前，那是一个三角形的庭园，有几株金合欢、稠李树，还有一丛玫瑰……我看到了菜园，菜园靠院子的一面隔着地窖和其他棚屋，间隙处都竖了木栅，其余的三面都围了篱笆……一进菜园门，便是那间小小的浴室，里面总是空洞洞的，神秘莫测，大白天都能使我那孩子的心感到恐惧……浴室旁边是干草垛，我常常躺在上面，一会儿想象自己成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①，一会儿成了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②……整个菜园展现在面前了，那一畦畦蔬菜，那一株株隔着篱笆弯下稠密的茎叶表示欢迎的向日葵……在房内的每一间屋子和顶楼上每一个角落，我都读过书，或者沉思遐想，后来便是写作……”

奔萨省是这位未来评论家的父亲及其先辈的故乡。未来评论家的祖父尼基福尔·特里福诺维奇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中，在本省下洛莫夫县别林村做神甫。他的几个儿子、孙

①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当年四处征战，战功赫赫，建立了古马其顿王国。

② 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英雄。

子、侄子也都在奔萨省各地教会任职。他们的生活与当地农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差别。

尼基福尔·特里福诺维奇的儿子格里戈里——未来评论家的父亲——生于1785年。他起初在坦波夫省教会学校读书(1798—1803年)，这时他根据自己的村名改姓别林斯基。可是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并未走父亲的道路。他没有进神学院，而是在1804年1月4日进了圣彼得堡帝国医学院。

当时人们已经在热切地关心哲学和社会问题。医学院也成了哲学活动的中心之一。原来彼得大帝创建的医科学校，在1799年被改建成这所医学院。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在这里形成了对宗教迷信，对农奴制贵族社会的旧礼教、旧传统的离异态度。他因为一直持这种态度，后来在切姆巴尔的社会上博得了“不信神的人”、“无神论者”和“自由派”的称号。

1809年6月18日，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获得医学候补博士和外科学候补博士学位后毕业出校。他毕业成绩优异，并且获得了银质奖章。这说明他有出众的天资，在学生时代学习勤奋、刻苦。

这位年轻医生被派往喀琅施塔得海军医院，1810年6月15日，调任第七船队医生。在这些年里，做一个船队医生是十分劳累的。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也亲身参加了战争。他因在1812年米塔瓦战斗中有功，获得了蓝绶银质奖章。

这时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已经有了家室。他是1809年11月3日同“九级舰长”伊凡·伊凡诺夫的女儿结婚的。未来评论家的母亲玛丽娅·伊凡诺夫娜·伊凡诺娃名分上虽说是出自非世袭贵族之家，实际上和未来评论家的父亲是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出身于教士家庭，娶的是一位退役海军军士的女儿达丽娅·叶夫谢耶夫娜·多罗费耶娃。

1811年5月30日，在波罗的海上一个叫斯维亚堡的俄国要

塞里，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的第一个儿子维萨里昂诞生了。五年之后，即1816年，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辞去海军部门的职务，赴切姆巴尔县任职。

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天资出众，酷爱文学，对于儿子思想爱好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一个人不为周围的人，不为亲友和外人所了解，也许是十分痛苦的。他天赋独厚，他受的教育在当时来说也是极为优越的，这都使他在孤陋寡闻的外省贵族和官吏之中显得超然不群。他谈吐诙谐，落拓不羁，待人诚实。据一位亲属回忆，他“不论对谁，都能直言无隐地讲出自己对人、对事物的看法，而那些看法是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他在宗教信仰方面，得到了阿莫斯·费奥多罗维奇^①那样的声名”。

因此，对于切姆巴尔的贵族、官僚社会来说，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就成了一个“危险”人物。据同时代人回忆，他敢于揭露本县头面人物的弊端，对显贵和有钱的患者态度冷淡，倒是时时刻刻乐意帮助穷苦无告的人。

一个县医的处境是十分困难、十分不愉快的。他处处受到贵族官吏们忌恨，受到农奴制社会不文明风气的影响，因而变得多疑、粗暴起来。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越来越多地借酒浇愁。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在1832年6月21日给他的弟弟康斯坦丁的信中说：“尽管他性格直爽、高尚，心地善良，可是他害上了可怕的毛病——疑心病……他好象觉得，他的妻子、儿女、亲人都拿着刀子站在他身后……”

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可悲的孤独感越来越严重，表现为十分反常。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他的父亲对任何人都失去了信

^① 阿莫斯·费奥多罗维奇，果戈理的剧作《钦差大臣》中的法官，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

任，“他认为，要么就是小人，要么就是混蛋，他既不相信女人的贞操，又不相信男人的良心”。一个人只有在生活中经受了许多的磨难，在渺小卑微的庸人（如果戈理所说的“醉生梦死的人”）的圈子里尝够了失望的痛苦之后，才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变得如此冷漠、心硬、孤僻。

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有自己的哲学见解，他睥睨切姆巴尔上流社会，在治疗中热心采用新疗法——这一切使他不仅不见容于上流社会，而且也不为家里人所了解。再加上他对家里人和农奴的粗暴态度，他的多疑和暴躁，这都给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未来评论家的心灵中留下痛苦的记忆。玛丽娅·伊凡诺夫娜·别林斯卡娅不能减轻丈夫的痛苦。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十分贤惠的妇女，同时却又性情暴躁，爱发脾气。尽管她目光短浅，没有知识，有时对人粗暴，爱发火，可还是得操持繁重的家务，为过日子天天操碎了心。应付生活上入不敷出的局面，缺这样短那样，这一切使她的性情慢慢变坏了。她不怎么同情自己的丈夫，更不了解他，常常同他吵得很凶。玛丽娅·伊凡诺夫娜“暴躁如火的性情”和丈夫性情的喜怒无常，常常引起激烈的家庭纠纷，使早熟的孩子心情十分沉重。

若干年后，别林斯基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用沉痛的语调回忆到父亲对他的态度：“父亲十分讨厌我，经常骂我，侮辱我，找我的茬儿，打起来不顾死活——愿他在天国安息。我在家里是一个外人。”亚·伊·赫尔岑^①说（看样子，他是听别林斯基自己讲的）：“别林斯基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父亲一回到家里就骂他。他想分辩几句，父亲更火了，伸手便打，将他打倒在地上。”

^① 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政论家。

孩子从地上爬起来，心里恼恨极了，所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顿时将他的父子观念撕得粉碎。很长时间里他一直想着如何报复，但是自知力不从心，报复念头于是变成了对一切家长专制的终生憎恨。

农奴制下那些暴戾和专横的现象，那一幕幕野蛮、丑恶的情景，早已给孩子的心田，给“金色的童年”罩上阴影。

别林斯基的表兄和好友德·巴·伊凡诺夫回忆道：“每当维萨里昂听父亲讲起或听到城里传来警察官吏干的各种勾当，就十分生气。他听到地主欺压农奴的事极其愤慨……”

他站在自己住的小房间的窗口，可以看到切姆巴尔市集广场上野蛮镇压不屈服的农民的场面。有的考证材料说，奔萨省的贵族与别的农奴主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奔萨省的官府极为暴戾，连沙皇政府都为之担心。“同时，一些案卷表明，奔萨省的农民一方面受着最惨无人道的压迫和肆无忌惮的剥削，一方面并未完全屈服，对压迫者不是没有反抗。在普加乔夫^①时期同老爷们进行过一场殊死的搏斗后，农民把对老爷的深仇大恨埋在心里，这种仇恨不再表现为群众性的起义，而是不时地个别杀死地主，焚毁庄园，反抗官府。”

切姆巴尔县和奔萨省法院档案库中保存的大量有关案卷说明农奴受着骇人听闻的压迫，精神上 and 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农民们写了无数申诉书，推派代表到官府去告状。这些代表要么就是被活活打死，要么就是被打成残废和流放到西伯利亚，折磨致死。切姆巴尔县的农奴在一封申诉书里写着：“农民受尽了非人的摧残……”

当时第九猎骑兵团驻扎在切姆巴尔县。别林斯基在1837年

^① 普加乔夫（1740或1742—1775），1773—1775年俄国农民大起义的领袖。